

“

我们爱生活,就要喜欢每一个冉冉升起的旭日和每一个姗姗而去的夕阳。每一天、都一季,都值得珍惜、值得喜欢、值得热爱。

秋去冬来

我习惯在离家一公里的公园里晨跑,园子里那些花花草草,那些树木虫鸟,那些栈桥亭榭,早已成为我的朋友。

地茅草是最早报秋的。它是土生土长的草,是园子的主人,最能感知季节的变化。秋风乍起时,它就在为秋天准备着。霜降后,渐渐地褪去绿色。现在呢,已经枯成了一片。它告诉客草客花:冬天要来了,请大家做好准备。

美人蕉对地茅草的提醒反应极快,虽然枝头上还开着些红花、黄花,但已经明显没有了前些日子的那份艳丽、那份神气,失去了“带雨红妆湿,迎风翠袖翻”的那份妖娆。

倒是那成片的狼尾草,虽然叶子对温度作出了些许反应,渐渐地转枯黄,但那丰满的狼尾正一身精神,随着秋风,扭动着、招摇着。

还有那几棵去年移栽的,已挣扎了一夏的,但未长出新叶的树,光秃秃、干巴巴的,可怜兮兮。

只有那公园入口处的一小片万寿菊,好像迎来了属于它们的时节,花儿兀自盛放,花朵不大,数量很多,挤挤挨挨,颜色也极艳,黄黄的,那么撩人,让你一眼就能看到它、记住它,自然联想到“待到秋风泛来时,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盛况。这些盛开着金黄色花的菊,大概是秋天舞台上的最后一批舞者。

园子里的白鹭等一众鸟儿早就飞走了,它们耐不了这里的寒冷。园丁们在湖里放了一些鸭子,它们感知了春暖之后,是否也会感知冬冷呢?它们依旧游弋在水面上,散散漫漫。

栈桥上总是湿漉漉的,虽然不滑,但也让人不敢以往常的速度行走,不敢像往常那般自由自在。是深秋,让湖面和空气中的水汽在栈桥上临时安家。待到太阳升起来了,这些露水又将回归自然母亲的怀抱。

前两天去黄海边看红滩涂。那一色的红,整片整片,真是豪华和奢侈。深秋已将碱蓬草的绿色全部褪尽,换上了一身通透的红。大自然的力量,真是令人感叹。公园里也有红滩涂景点,那只有星星点点的红,寒酸透顶,完全配不上这诗意的名字。

季节的变化总是连续的,从来不会跳跃,身在其中有时难以察觉。对季节变化的感慨,大多是文人墨客们以物寄情、以景寓意的需要。每天在公园里跑步,是绝不会感觉到那么突兀的,一切是那么自然。

自然的造化,都是生命的存在。我们爱生活,就要喜欢每一个冉冉升起的旭日和每一个姗姗而去的夕阳。每一天、都一季,都值得珍惜、值得喜欢、值得热爱。

慢慢地,秋正去、冬正来。



登瀛

刊头书法 臧科 书 初冬光影 侯建平 摄



采红菱

“我们俩划着船儿/采红菱呀采红菱/得呀得郎有心/得呀得妹有情/就好像两角菱/也是同日生呀/我俩一条心……”

循着甜美的歌声,我来到卖菱角的菜摊前。

“大妹子,买菱角啊!今早刚从水里采上来的,新鲜得很!你看看……”摊主抓起两个浅红色的菱角递给我。

“你先剥个吃看看,粉嫩粉嫩的!”摊主很热情。

我轻松地剥开一个,那种脆生生、甜津津的感觉立刻沁入味蕾。

“味道不错!”我答道。

“如果你想吃老菱角,就找颜色深壳子硬的。”摊主又介绍道。

“好的,给我称两斤老菱角吧!”

“好嘞!两块钱一斤,很便宜的。”摊主一面应答一面戴上厚手套,把老菱角抓进袋子准备上秤。

《采红菱》这首歌一直在扩音器里循环播放着。“大哥,你喜欢这首歌啊?”我随口问道。看着眼前的壮汉听着如此柔美的歌曲,有点忍俊不禁。

“咋了?我老婆喜欢,我们就是一起采菱角认识的!再说,我卖菱角放这首歌也应景啊。”壮汉说着竟然脸红了。

“多了二两,送给你吧,自家长的!这红菱,有故事。”摊主麻利地打好包递给了我。

回到家,把菱角洗净,放进锅里煮熟。待我把菱角端到桌上,夫君掰开一个,咂吧一番,“嗯嗯,还是从前的味道!”

我不由想起婚前第一次去他家的情景。那是深秋时节,一到他家我便家前屋后地“视察”起来,梨树、柿树、桃树、枣树等各种果树一应俱全,菜园里长着各种应时菜蔬,思忖着这是勤劳人家,心生好感。走到他家鱼塘前,只见里面长满了菱角。“想吃菱角吗?”他笑着问我。过了一會兒,他向邻居借来摸鱼用的橡胶皮杈,带着大木盆下了鱼塘,我在岸边看着。他抓起菱角藤,翻转一下,采下藏在叶底的菱角,一棵上都结了好几个呢!很快,他就摘了一大盆。他爬上岸来,我看他的手都被菱角尖扎红了。“塘里的水冷吗?”我问。“还行,隔着皮杈还能感到凉意。”这让我意识到真正的劳动远比文章里的浪漫描述艰辛得多,也现实得多。

几天后,和外省一位文友微信聊天,谈起了前山后山长满菱角的古代笑话,谈起了采红菱的趣事。我说我喜欢邓丽君的《采红菱》,她的歌声甜美动听,富有感情。文友说:“知不知道,这首歌其实是你们江苏的民歌?”我愣了。真的吗?上网一查,还真是这么回事。

采红菱,真的有故事。

小时候常能看见,那一叶叶帆船在宽阔的射阳河上来来往往,就像天上一朵朵自由自在的白云,真是让人无限神往、陶醉。

射河帆影

帆,字典里的解释是挂在船桅利用风力使船前进的布篷,也代指帆船。而帆影呢,是从远处眺望帆船的形影。小时候常能看见,那一叶叶帆船在宽阔的射阳河上来来往往,就像天上一朵朵自由自在的白云,真是让人无限神往、陶醉。

大概因为是船家孩子的缘故,天生胆小的我对帆船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、亲切感。小时候,以船为家,我随父母居住在船上。我家的船是属于县航运公司(那时也叫县航运联社)的运输船,用于运送货物。简陋的船上有桅杆和帆篷,在风向好的时候,就竖立桅杆升起帆篷,依靠风力来行船。小时候的我看着河面上你来我往的一叶叶帆船,很是兴奋,也很惊奇——就靠这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帆篷,居然能利用风力将货物送往目的地,真是太神奇了。

而承载着无数帆船来来往往宽阔的射阳河,是一条美丽的河流。她不仅仅是条极其重要的航运交通黄金水道,还是抗早排涝灌溉两岸庄稼滋润哺育无数生命的河流。所以,我们阜宁人怀着崇敬的心情,感恩地称其为母亲河,而那一叶叶浪漫温馨的帆船就像一个个安静乖巧的孩子,在射阳河母亲的怀抱里如云彩般飘来飘去。风光怡人的射河两岸,除了北岸的县城一带,河边处处芦苇茂密,郁郁葱葱,不时能发现有水鸟藏匿其间。每当有风吹过,或船只驶过,风力或波浪引得那密密匝匝的芦苇左右摇晃,惊起一只只呆头呆脑的水鸟笨拙地飞向远方,这诚然是我们这美丽水乡一道特别的风景。

“天接云涛连晓雾,星河欲转千帆舞”,这是一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《渔家傲·天接云涛连晓雾》中的名句。水天相连,晓雾蒙蒙笼云涛,天上星河转动,就像有千余只帆船在扬帆舞动。想象浪漫,出神入化。而那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“潮平两岸阔,风正一帆悬”“孤帆远影碧空尽,唯见长江天际流”“过尽千帆皆不是,斜晖脉脉水悠悠”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”等等名句则道尽了由帆船引申的诸多哲理与无限魅力。

射阳河上的帆船,给人一种不同寻常的视觉美感与不可多得的心灵享受。现在,很少能看到真正的帆船了,这些景象已经悄然无声地驶进了历史的云烟深处。但是,在地方报纸的射河版,顾贻老先生亲自题写的射河报花上,你可看到一叶扁舟正拉满风帆行驶在碧波荡漾的射河上,射河河岸边春光明媚桃红柳绿,远方,莺歌燕舞水鸟翻飞,让人领略到水乡之美与清新秀美的灵气。

如今,行走在射河河畔,虽说昔日的两岸茂密的芦苇不见了,那一叶叶帆船也不见了,但一个响亮而又美丽的名字被载入阜宁史册——阜宁外滩。阜宁外滩风光带美不胜收,令人流连忘返。在串场河与射阳河汇聚处,有一处湖天帆影的景点耐人寻味,景点东侧是望海亭,亭上有一楹联写得妙:“一片帆影映海天,隔岸秋霞临射水”;在西边还有镂空的诗句——“波光浩渺荡晴烟,隐隐飞墙挂远天;水接半空帆片片,篷飘五雨影翩翩。凌云插汉行犹住,破浪乘风断复连;碧落置疑悬白练,参差遥映绿杨边”。这首诗真是写尽了射阳河上那片帆影的美妙景色,让人浮想翩翩、心旷神怡。

水
乡
风
情

阜宁
薛其华

生
活
滋
味

滨海
丁爱华

岁
月
如
歌

市
区
陈卫中